

第十一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## 小久的篮子

郑金冬

(软件学院动画专业 2011 级)

—

小久的名字，是爷爷给起的。

小久生下来就没见过她娘，爹也老早就没了。爷爷带她长大。他们住的地方，是山坳里的山坳，汽车进了山，要走一天的山路，拐无数个弯，再坐半天的马车，再加半天的脚程，才能在山谷的一角看见他们的小村子。

小久时常和爷爷坐在山顶上向下看。小久指指远处烟雾迷蒙的群山，又指指天，然后又指指自己。只有爷爷懂她的意思。

“山后面不是天，还是山。”爷爷说。

小久眨着眼，依旧盯着爷爷看。

“你就呆在这山里，哪都不要去。”爷爷眯起眼，望着远处的山，再无他话。

小久学爷爷眯起眼，但过了会儿又不太舒服，就用力紧闭后睁开。可是除了山和雾，小久什么也看不见。

二

小久生下来不会哭，村里人说她是“招灾的闷油瓶”，刚出生就克死了娘，爹也变得疯疯傻傻。人们都劝爷爷把她扔了，可爷爷不肯，一个人默默无言地把不会说话的小久带大。

小久虽哑但不聋，别人说什么她能听见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回应。村里的小孩总是欺负她，小久不急也不气，无声地从一群以她为乐的小孩身边走过，走到村子角落的一处破庙里，那里是小久秘密的乐园。

破庙以前有一个老和尚住着，老和尚死后，这里无人照料，也没有多少人进香礼佛，便渐渐破败了，旧日红墙变作褪色残壁，供案冷清，佛龕积尘，已然变作一处被人遗忘的地方。

但就是这样的地方，却是小久的宝地。每当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她都会跑来这里。先是到佛像那儿，掸掸上面的灰尘，把平日里积攒下的好吃的都放到佛像前的供案上。小久不懂宗教，不知道什么叫“虔诚”，什么叫“信仰”，小久只是把那尊佛像当作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不会说话的朋友，每与那佛像四目相对，便觉安心。

小久有几样宝贝，她把它们藏在供案后面。每次看完她的“佛像朋友”，小久就从供案后面捧出她的宝贝来，小心翼翼，恐怕弄坏。那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篮子，看得出来已经有些年头，很多破损断裂的地方都被小久细心地用削过的细竹条牢牢地绑好，再固定起来，尾端还精心地系了蝴蝶结。篮子里装的不是村里孩子们争抢的玩具，也不是女孩子们戴的头花，而是一个小布包，布包里装着两支旧毛笔，一个小砚台，还有几张黄色的宣纸。这些都是爷爷给小久的。

小久的爷爷是村里唯一会写字的人，人们想写个信，贴个春联，都来找小久的爷爷。爷爷写得一手的好字，村里人

每次都把爷爷给他们写好的东西捧到眼前，仔仔细细地看，看得鼻尖都贴到纸上，看来看去，爱不释手。人们总说：“这一笔一划，有的弯，有的直，带勾带刺儿的也有，合在一块儿，咋就这么好看！”爷爷听后，只是一笑。

小久的毛笔字，是爷爷教出来的。小久小时候，爷爷写字，小久就趴在边上看，不吵不闹，看得入迷。爷爷写多长时间，小久就在一边看多长时间，爷爷写完了，小久也不走，依旧趴着看。目光停留在爷爷写好的字上，泉水般的眼睛时不时地眨着，仿佛漾起圈圈涟漪。

“想学字？”爷爷问。

小久用力点点头。

爷爷给小久做了一本描红用的册子，手把手教她。小院子里，田地边，到处都有爷孙俩写字的身影。小久练字从不用爷爷催，甚至如果爷爷不让小久停下，小久就不会停笔。写字，是小久最喜欢的事。

躲在破庙里写字的小久，不必被人从背后议论，不会被村里的小孩用石子砸，不用遭人嘲笑，不必招来虚伪的眼泪和同情，只是握着笔，提着手腕，将力度从笔杆传到笔端，在心中谋划好字的结构，安排好每一笔的位置，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不疾不徐，稳稳当地落笔，笔力虽未力透纸背，却也恰到好处。落在纸上的每一笔，都倾注进了小久的感情和期待。小久的字，是活的。

### 三

小久十五岁那年，爷爷死了。

小久哭了好几天，她想喊，又喊不出，大张着嘴，喉咙

里发出沉闷的喘息，眼泪决堤，止都止不住，好几次哭死过去。

村里人帮小久的爷爷搭了灵堂，挖了坟。小久伏在坟上，纸钱漫天飞舞。

几个村妇看着这样的小久，议论道：“唉，没爹没娘，就这么个爷爷，如今又没了，以后这哑娃子可怎么办呐！”说罢拿袖口擦了擦眼，似乎挤出了几滴泪来。

小久没有理会，只是无声地哭。眼神空洞，眼泪不止。哭啊哭啊，好像世界只剩下了眼泪。

#### 四

爷爷死后，小久成了一个人。白天，小久帮村里人干活，晚上就在屋里写字。小久没有钱，吃的用的都是村里的好心人接济的，纸和墨变成了小久满心盼望却又触及不到的所在。小久只好用毛笔蘸了水，趴在地砖上写。地砖是冷冰冰的，但小久一心只在字上，就不觉得凉了。小久写爷爷教她的诗词，写她对爷爷的思念。小久想爷爷。

一天夜里，窗外雷雨大作，小久走过去关上窗子，回来继续写，过了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

“请问有人在吗？”门外的人喊道。

口音不是村里人的。小久有些犹豫，并未开门。

“我是从外地来的，赶上大雨没地方去。能让我进去躲躲雨吗？有人在吗？拜托啦！”门外人大喊着，敲门声愈加急促。

小久从门缝看出去，好像是个女人，身后背着大大的包，全身都被淋湿了。小久觉得她不像是坏人，于是拔了门闩，

拉开门。

“嘿，谢谢啦孩子！”那人一脸笑容地对小久说。

小久把她领进屋。那人把身上的巨型背包放在地上，脱下了湿透的外套。小久递给她一块擦脸布，又去灶台生了火。

“孩子，就你一个人？你父母呢？”那人一边擦头发一边问。

小久只是坐在灶前生火，不曾回应。

“都不在家吗？这么晚了留你自己一个人？唉，这父母还真是放心。不愧是深山里，要是在城市，父母晚上要是把孩子一个人放家里，还不担心死？”那人自言自语般说了一长串，表情十分丰富。

那人在灶台前烤了火，捧着一碗小久给她烧的热水，在屋里走着。小久没再理会她，重又趴下写字。

“呀，孩子！干什么呐，地上多凉啊，快起来快起来！”那人看到小久的举动，一瞬间扭歪了脸，连忙弯下腰要把小久扶起。

“咦？你在写毛笔字？”等到那人看清了小久在干什么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想要扶起小久的手停留在了半空，反而把腰弯得更低，凑近了看小久写字。

“好字，真是好字！天呐，你怎么能写得这么好！明明是个孩子，还是在这样的深山里……这里的人都会写这么漂亮的毛笔字吗？”被小久的字吸引住，那人忍不住趴在地上，仔仔细细地看。

看了一会儿，那人站起身来，看看小久，又看看她的字，若有所思。嘴角上扬，扯出一个意味复杂的笑。

## 五

那人在小久家住了一晚后便走了。不曾想过了几天，她又来了，同来的还有村长。

今天那人没有背背包，也没有被淋湿，头发被精心地绾起，脸上带着笑容。

“孩子，上次我忘了做介绍，我叫慧，是个节目策划。我很感谢上次你的留宿。我听村长说，你不能说话，又是孤身一人，我想带你到大城市看病，上那里的聋哑学校。你愿意吗？”那人说着握紧了小久的手。

小久未作反应。

村长见状，忙上去说：“你个呆娃子，人家是大城市里来的‘接木测花’，有大学问，知不知道，人家好心好意出钱给你上学治病，你跪地上磕头谢祖宗八辈都来不及，还不快点头？你想趴地上写一辈子字是咋的？村里人都往外走，地都没人种，你还指望谁接济你？你是想饿死咋的，啊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我就送你跟这位大‘测花’走。去，赶紧收拾你那些个破衣烂衫去！”村长冲小久大嚷，眼睛瞪得好像要掉出来。

“孩子，你们村长都同意了，你就跟我走吧。我保证你会过得比现在好。”那人看着小久，笑弯了眉眼。

## 六

叫慧的女子给小久买了新衣服新书包，带小久出了山。小久这辈子第一次坐上了汽车，甚至还坐上了飞机。

每次换乘交通工具，慧都要向小久解释半天，告诉她这不是可怕的东西，而是带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东西。

飞机上，小久死死地捂着眼睛。慧把小久的手拿下来，温柔地说：“没事的，孩子。你看看窗外，很美的。”

小久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一点点把头转向窗外。

她看到了云。

一如多年前，和爷爷一起坐在山上时看到的云。

小久感觉听到了什么声音。

“你就呆在这山里，哪都不要去。”

## 七

慧带小久回了家。慧是个单身女子，一个人住着豪华的公寓。慧让累了一天的小久睡下后，立刻回了公司。

“哟，阿慧，听说你从深山老林里带了个宝贝来？怎么着，不是说要弄个野外探险的节目吗，怎么又改了，丛林寻宝？哈哈哈……”说着一帮人笑了起来。

“少废话！等我这节目火了，都别过来找我请客！”

“嚯，口气不小啊。给大伙透露透露呗。”

“没工夫，忙着呢！”慧抱起一堆文件夹，大踏步向制片人办公室走去。

“哦？慧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制片人说。

“嗯，是啊。那孩子我已经带回来了，制作组我也安排好了，只要批准，马上开拍。”

“好，好。没想到这么顺利。上头很看重这次的策划，认为对以往有所突破，并且能提高咱们节目的文化底蕴。慧，这次干得不错。”

“哪里，全靠领导支持。”慧的嘴角上扬，扯出一个微笑。

## 八

小久环顾四周，觉得这地方很奇怪。地上到处是黑色的线和发着强烈的光的圆的东西，还有好几个黑色的被架起来的方盒子对着她。周围的人吵吵嚷嚷，行动匆匆。慧说，这里叫“摄影棚”。

几个人站在远处，一边打量着小久，一边议论纷纷。

“瞧见了么？那就是慧从山里带来的女孩儿，说是会写毛笔字，还是个哑巴。”一个人说道。

“是，听说了，人家慧大策划要把那女孩打造成身残志坚的国学明星，以后可是前途无量啊，啧啧。”另一人说。

“我呸！这么个小屁孩，还国学明星？她怎么不说是世纪鸿儒呢？！”说着这人差点跳起来。

“唉，谁叫人家毛笔字写得好呢？要不你也练两年，然后把腿打断了，我也给你做一期，就叫‘折翼天使，墨客骚人’，你看怎么样，绝对一炮打响，哈哈哈哈哈！”说罢捂着肚子笑起来。

“打你个大头鬼！”另一人笑骂道。

## 九

“孩子，你看，你上报纸啦！”慧一脸兴奋地跑过来，把各种报纸，杂志摊到小久面前。

自从上次慧拍了关于小久的节目，小久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人物，人们都知道了这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哑女。书法学者要拿小久当研究对象，书法用品公司要找小久当代言人，更有无数的电视节目邀请小久当嘉宾。慧于是整天拉着小久



在各地奔走，今天进摄影棚，明天到大剧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“孩子，你帮了我大忙。”慧一边抚摸着上级刚刚给她发的“总策划”的工作证，一边说。

可是，小久根本不知道每天做的那些事是什么。她只是按慧说的做，在一堆灯光的照射下写字而已。

但小久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

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。

## 十

小久只迷过一次路。

那时她五岁，自己一个人偷偷跑进山里，结果怎么走都走不出来了。眼看天都黑了，小久蹲在树下哭起来。

忽然她听见爷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

“久儿！久儿！你看见亮光了吗？我就在这里不动，你朝着亮光走！听见了吗？久儿！朝着亮光走！”

小久于是不再哭了，向着远处那个模糊的亮光跑去。

小久跑啊跑，跑得越来越快，跑得耳边只剩下风声，脚步声和自己的喘息声。

终于，小久跑到了亮光的所在地。爷爷提着灯笼站在那里。

“久儿！朝着亮光走！”

爷爷的这句话，时常在小久耳边响起。

## 十一

“孩子，这次的拍摄很重要，我们请来了几位大书法家

和你同台。你不必紧张，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。知道了吗？”慧摸着小久的头，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。

小久很想把覆在她头上的那只手甩开。

“好，各部门注意，三，二，一，开拍！”导演高喊一声，瞬间场上的灯都打开了，四周恍若白昼。

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‘文化放大镜’，让我们探讨身边的文化现象，提升文化品位。”浓妆艳抹的支持人站在舞台上说着。

小久穿着不合身的旗袍，呆呆地坐在台上，面前高档的紫檀木长桌上，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，可是小久一点都不想碰。白色的宣纸在强烈的灯光的照耀下，照得小久眼睛生疼。

“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，首先是著名的……”主持人尖细的嗓音再度响起。

小久捂起耳朵。

“咦？她怎么了？”编导看小久突然举动异常，便问旁边的慧。

“诶？平时都很正常的，可能是今天场面有些大，紧张了吧。没关系，我去跟她说一下。”慧走到舞台旁，压低声音朝小久喊。

“孩子！把手放下来，别紧张，没事！”慧努力地喊着，希望小久能听见。

可是小久未能听见。小久只觉得有什么东西错了。

有些本来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的东西错位了，混乱了，消失不见了。

这里不对，不是我来时的路。

小久如此想着，心里一阵发慌。

“孩子，听话！把手放下来！”慧拼命压低了声音喊。

不对，这里不对，我不对。小久想着想着，手把耳朵捂得更紧。

“听话，把手放下来！”慧的嗓子就像一根绷紧的弦。

我到底在哪？我是不是丢了什么？小久在心里问自己。

“快给我放下来！”慧脖子上青筋暴露，几乎要喊出来。

篮子！

小久“腾”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，从舞台上跳下去，朝着出口一路飞跑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观众们的视线齐刷刷地朝向小久，主持人呆在原地，忘记了打圆场。

“回来！你去哪？！给我站住！”全场只听见慧尖利的嘶吼。

篮子！我丢了篮子！

小久一边飞跑，一边在脑中重复着这句话。

破庙，残壁，佛像，地砖上尚未消退的字迹。

还有爷爷。

这些图像，交织重叠，反反复复地在小久脑中轮回。小久不知道自己在哪，小久什么都听不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有跑，只有跑。想就这样一直跑回那重峦叠嶂的深山，跑回残瓦败壁的小庙，跑到庙里的供案后面，抱起她的篮子。

可是，小久跑不回去了。

小久不知道这是哪里。到处是表情复杂的人，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光，到处是拥挤不堪的路。

小久感到难过，感到窒息，感到再也逃离不了。

小久，又一次迷了路。

远处驶来一辆卡车，车灯大打，发出强烈的光。

“朝着亮光走！”爷爷的那句话重又响起。  
于是小久加快了脚步，跑进那片光亮里去了。